

文学助力影视高峰

近日,14集古装短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于爱奇艺热播。该片改编自马伯庸历史文集《显微镜下的大明》的第一篇《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讲述了算学天才帅家默因一次偶然,发现了一个长达百年的税赋错误,一场明争暗斗的故事就此展开。在此之前,作家马伯庸虽然已有《三国机密》《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风起洛阳》《风起陇西》等多部小说被影视改编,但马伯庸都没有参与到编剧的工作中来。而此次《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则是马伯庸本人首次担纲编剧的处女作,从文学到影视他有哪些独特心得,影视剧创作的背后又经历了什么?近日,作家、编剧马伯庸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非虚构文学改编 游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显微镜下的大明》与此前马伯庸所有文学作品都不太一样,它不是在历史间隙中寻找可能,而是根据真实历史故事写就的,讲述了6个明代基层政治事件。“最开始是2014年底,一位朋友在微博上用一两百字简要写下了明朝地方上发生的一个案子,我当时看完后有一个直觉,觉得这背后应该有更多事情。后来我就问他是从哪看到的,他说是看了一篇论文,我又去找到那篇论文,发现写得比微博要详细,但对我来说还是过于简单,于是我就按照论文引用,找到了原始资料,也就是明代徽州府遗留下来的《丝绢全书》。”

《丝绢全书》维持了当时的原貌,马伯庸想办法去了解明代文书的写法并进行仔细辨认,通读过整部文书后,他感到非常震撼。“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国历史对于基层的记载是很少的,主要记载的还是上层政治,主要是帝王将相与王公大臣,对于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喜怒哀乐则很少有机会能被记载下来,但丝绢案是一个例外。由于徽州人本身的文化特点,他们把关于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中间过程、往来书信等全都留了下来。”马伯庸感受到,在真实的明代基层,一个公共政策的诞生是一件极其艰难、极其复杂的事情。各个利益集团各有算计、各有心思,它们彼此之间的冲撞、博弈、妥协、抗争,通过很长时间最终才能形成一个固有的规则。

马伯庸回过头去查,《明实录》中对丝绢案只提了一句话,大抵是讲徽州有一件事引发了民变后又复平息。但看过《丝绢全书》后,他发现史书上这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所包含的信息量却是极其巨大的。徽州如此,其他地方何尝不是呢?马伯庸把整个案子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并结合众多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同时自学了法律史、政治史、经济史,将丝绢案始末写成了一篇长文。这开启了马伯庸对于明代基层小事的兴趣:“明代的印刷非常发达,保留下了一批关于普通老百姓的史料,我从中选出了包括丝绢案在内的6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并将它们做了重新整理与重构,写成了6篇长文,结果出版了书籍《显微镜下的大明》。”

最初爱奇艺和留白影视决定改编这部作品的时候,马伯庸认为这不太可能实现:“《显微镜下的大明》不是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关系、起承转合、戏剧性等是有保证的,而这本书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更多是在重述历史事件,事件的发展与人物的构造都有史料支撑,大都是会议记录与辩论过程,不会去探讨人物背后的动机与情感。如果不是非要改编的话,我想那近乎是从无到有的开发。”后来,马伯庸和平台、制片人讨论了很长时间,发现编剧如果要把这件事写明白,需要对明代的政治时局、税收财政、经济形态、风土民情乃至公文写作等诸多方面做通盘了解。“本来我是不想做编剧的。一开始我说给编剧做培训,把我知道的讲给他们听,后来发现要讲的太多了。这次比较特殊,不单是要从无到有起一个新故事,同时也要把丝绢案整个事件的精髓保留下来。我想,这事那么难,不如我先试试看。”

一叶知秋 管中窥豹 联手“尝新”古装短剧

14集的古装短剧是市场较少有过的新尝试。在此之前,马伯庸对爱奇艺迷雾剧场推出的作品关注较多,“从迷雾剧场不难看出,平台是愿意做短剧的,他们也愿意做悬疑式的短剧。一部古装剧,而且又是一部短剧,就商业选择而言,这无疑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从操作难度与成本上来看都很难控制。某种意义上,像平台方负责人龚宇、王晓晖、戴莹等,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在听完我对这部剧的阐述后,他们对此产生了很大兴趣,愿意去做这种冒险与尝试。”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涉及到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最敏感,同时也是较少被大家关注的命题之一——土地税法。“土地税法背后潜藏的是土地的分配、缴税的规则,这是影响到中国历



打开一个看待历史的别样视角

本报记者 许莹



作家、编剧马伯庸

朝历代关键命脉的大事。但是因为这件事极其专业、复杂,怎么去计算田地的大小、赋税的多少,一般人弄不明白,当时的普通人也不懂,同样需要专业人士才解释得清楚,但是它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后世人知道,万历变法是明中后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为大明续命百年,本来大明都处于一种积重难返的状态了,那么这种状态在当时一个具体的基层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想做一种一叶知秋、管中窥豹的尝试。”

在马伯庸看来,该剧的意义正在于为今天的观众打开一个看待历史的别样视角。“我们原来看待历史关心的是谁能打,谁是名将,谁是名相,哪个皇帝是贤良的,哪个皇帝是昏庸的,现在,我们想给观众打开历史的另外一种视角,通过经济的眼光、基层的眼光,来看一个王朝的兴衰、一个时代的变迁,这是我觉得值得现代人思考与探讨的事情。”一直以来,马伯庸有一个坚定的历史观——所有历史都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在他看来,这些人民群众中,单一个体可能是无力的、很难发声的,但是当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聚合到一起时,这便是时代之潮,而那些英雄人物就是顺应这个潮流站在潮头的人。“说白了,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然后知道长江去往哪里。”

放得下,退得出 从作家到编剧的自我修养

马伯庸写完剧本第一稿花了大概五个月时间。“编剧的正常工作流程应该是先写人物小传,把每一个人物的心路历程等想好,然后做大纲,大纲要想清楚故事的前因后果,大纲通过后再做细节,做完细节,具体时间逻辑、情节线清楚了,再做具体的剧本。但是我没法这么干。因为我习惯了无大纲的创作,写作中间一定会涌现出很多新想法,不断再改。平台还是选择了信任我的构思能力。所以,我做了个简单的人物小传之后直接进入剧本,一路像写小说一样往下写,中间会有很多意外,也会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例如剧中的宝丰玉,起初马伯庸对这一角色的设定只是一个功能性角色。因为主角帅家默是一个阿斯伯格症患者,数学很有天分,但是情商极低,他身上有一股拧劲儿,这股拧劲儿表现为他知道一个东西错了就必须得要改正过来,帅家默情商低、不善言辞与其童年阴影有着莫大的关系。而替主角开口说话的任务,就落在了宝丰玉身上。“我本来想的是两三集之后就把这个人物扔掉了,结果没想到宝丰玉这个角色从他一出场便非常活泼、抢戏,我作为作者都按不住他,他不断跳出来,甚至一跃成为男三,这完全是一场意外,我写的时候连他的人物小传都没写。”马伯庸感到,艺术创作与其他工种不一样,一是它无法定量,二是每一部文艺作品都是独一无二、个性鲜明的,而这种个性又来自于创作者自身的经验与天分。“个性就需要足够的空间去生长,如果平台足够宽容、包容,创作者就能反馈给他们个性鲜明、精彩纷呈的作品。”

在马伯庸看来,作家担纲编剧要努力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放得下,二是退得出。“放得下”是说作家在做编剧时,要能够在一定情况下放下写小说时的表达欲。因为小说是独立完成的,而电视剧是集合作业,剧本只是开始,后面还有导演、表演、剪辑、特效、录音等一系列工作环节,所以这时候你就不能过于坚持个人的东西,甚至有时候还需要你做出妥协。“退得出”是说许多作家当惯了编剧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当作家,发现回不去了,习惯了镜头语言对于文学语言来说,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儿。“我一直也有过类似的心理建设,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把影视剧的镜头技法放到小说中去,所以很多人会问我,‘你是不是为了方便以后影视化改编,才把小说写得特别有画面感?’我想说这是两码事,画面感归画面感,这是我从影视剧里学来的,但不代表它就是剧本。你写得再有画面感,到了剧本阶段还是会把这一切推翻重来。因此,作家既要能够从影视作品汲取经验,也要能退得出来,不能完全被影视所束缚住。”马伯庸坦言,除丝绢案外,龙脉保卫战、杨千院律政风云、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小吏舞弊案、正统年间的四案冤魂等其余五个案件也会陆续做影视化改编,“我开个头、打个样,后面几个案件我应该就不再担任编剧了。我对对自己现在的状态还挺满意的,想写的东西特别多。这是考验我退得出的时候了,我又要回去继续写小说了……”

新作点评

诗句般的人生温度

——评迷你剧《平原上的摩西》 肖睿

张大磊的镜头总是在较远处忧伤地看着人长大、变老,或是缓缓划过人的面容与身体。有时明明有更机巧的处理,摄影机却勇敢,甚至显得有些滞重地将人的生活与一幕幕几乎可以乱真的历史空间刻于镜中。整整6集,420分钟,虽然有凶案元素,但没有一次剧情上的故作波澜,也没有乔装打扮后的哭天抹泪。我们看到明明有极强的场面调度在画框中发生,感知上却是所有的火焰与反光,孤独和恍惚像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无法磨灭。

导演张大磊执导的剧集《平原上的摩西》,由作家双雪涛同名小说改编,爱奇艺制作出品,监制刁亦男,制片人齐康。它截取了中国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十年时间,将其化为永恒一般的空灵。似乎集体的梦,唤醒了几代人的生命记忆。

这部作品如同它所描述的那些永不被规训的人物一般,无法被定义,但真诚和诗意在剧集中与时光一起流动。严肃的场面调度和剪辑,使得每个人的生命都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时间刻度,在时间与时间的擦肩而过处,留下了古诗一般的丰富韵味。极具正面强攻感的顺时古典剧作,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利用间离、留白与闲笔的冷处理人物刻画方式,使形象富有暧昧性、多义性。我们永远能在这些人的身上看出新意味,他们却永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冷一些,也更多一些。这似乎就是它让我们心碎的原因,正像我们照镜子时一样。丰富的空间声响实验,将这群人、这个地方写成了一封来自北方的信笺,被张大磊轻轻放在我们面前。

我提到这些,不仅是欣喜于手段的高明,更是因为它们显示了今日电影工作者在美学上的自信:影像不仅是娱乐产品,在今天,它有能力将中国人的本真生命雕刻为诗。张大磊有着一群具有共同创作认知,并且有强大的专业能力支持这一美学系统的伙伴。摄影指导吕松野贡献了一个个纯净与硬度堪比钻石的动人画面。片尾,青年男女在湖面相见,在长达20分钟的对峙中,镜头如湖面折射的光一般毫无痕迹地流动于青年之间、湖水与木船之间,巧妙捕捉到了人物正在发生的每一个决定性时刻。这来自于摄影师纯真的心性和高超的技法。

美术指导兰志强在本片中塑造了多个如真似幻的美妙场景。原作中精彩的多声部灵魂独白所创造的悲情,在他的物理再缔造后,在片中弥漫于霓虹闪烁的歌厅、迷宫般的工厂和一个饱含着生活气味的普通家庭中。青山市,这座无论在什么季节、什么时代似乎都很萧瑟的城市活了过来。很多时候,当人物独处,却是他最动情的精彩时刻。每一扇门里、每一条街上,似乎都隐藏着无数心事。每一个空间,都自带故事。一下子,人从故事中跳了出来,变得陌生,像是灵魂,到达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至纯状态。

谈及心事,在这部片子的剧作中,它似乎比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故事”更为重要。《平原上的摩西》是少有如何将如何掩藏心事作为故事主体与表达手段的作品。每个人都有心事,连杀人犯都有。但每个人都将心事掩藏,不愿伤害别人。张大磊和他的编剧同事们在剧作里避免了一些作品中经常采用的由时代变化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只为帮着人物掩藏心事。这不仅是一种诗学般的创作自觉,要朴素,要去掉一切花招,大诗天成。

因此,人们的心事被时间包裹,渐渐被打磨出真容,世界和时间是整块湖一般明亮的晶体,所有人被包裹在这块晶体中,唯有认真生活时,人在闪闪发光。就连暗夜中的哀哭与死亡都在展现这光芒。

电视剧《破晓东方》研讨会在京举行

2月8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上海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电视剧《破晓东方》研讨会在京举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咏雷,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鸣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易凯主持。

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破晓东方》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庆祝党的二十大——我们的新时代”展播重点项目。该剧改编自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工程”奖获奖作品、作家刘统的纪实文学《战上海》,以上海解放一年间惊心动魄的历史为叙事中心,全景式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以强大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智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解放上海、安定上海的故事。

朱咏雷就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提出三方面意见:一是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坚持正确的党史观,深入挖掘重大革命题材中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力量;二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注重革命历史中英雄人民的塑造,打造荡气回肠的革命史诗;三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在叙事角度、创作方法、艺术手段上不断创新,增强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

专家研讨电视剧《风吹半夏》:以个体奋斗彰显时代精神

2月9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电视剧《风吹半夏》研讨会在京举办。《风吹半夏》由爱奇艺出品并全网独播,讲述了“钢三角”许半夏、童骁骑、陈宇宙白手起家,与一众企业家一起乘着时代的东风,在改革开放初期奋斗中打拼出一片天地的故事。

上海市广播电视局电视剧处处长刘伟纳认为,《风吹半夏》是一部致敬改革开放的沪产电视剧精品力作,实现了人物设计、创作主旨和价值视角三方面的守正创新,令传统的创业奋斗故事有了新的味道和层次。与会专家认为,该剧以

这正是《平原上的摩西》的独特所在,无论命运多坎坷,人还是在生活。唯有生活,能够超越时间。两代人隔着近30年时间,却依然漂浮在湖的中央,如同悬置在永恒的虚无晶体里无法离开。他们都满怀心事与秘密,一切话语都已失效,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唯有来自生活的热泪与微笑还残存着诗句般的人生温度。这既是此时此刻,也是人的永恒之境,或者曰:“平原”。

双雪涛的原著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在我看来,是“80后”一代献给历史的安魂曲。剧集《平原上的摩西》牢牢抓住了原著小说的安魂曲特质:悲情、深邃,平静中充满着对人的热爱与安慰。或者说,这次改编是一代人在神奇的平原上相遇与握手。擅长用摄影机写诗的张大磊由此进入,崇高的寂寥与悲情在影像中蔓延,为在历史中被遮蔽的人刻光影像、写生命诗。

剧中演员们的表演都堪称神来之笔,帮助作品抵达了张大磊所需要的人生况味。我最喜爱的是张晨所扮演的警察赵小东和艾敬扮演的傅东心姐姐。前者从穿着白衬衫文艺汇演,到穿着秋裤游泳,到穿着毛裤开会,再到穿着皮衣于群山峻岭中苦苦追凶,最后铁青着脸,除了拷问疑犯,和这世界再无多少话语,但心事却全担在肩上。短短6集,人物的变化正因为沉默,更像是用生命熬出来的。张晨作为非职业演员,从《八月》中的父亲到今日《平原上的摩西》中的赵小东,证明了有人天生属于大银幕。而傅东心的姐姐,则是剧中原创人物。这一笔相当精彩,经过艾敬精彩演绎,一个温柔而坚强,并且和所有普通人一样热爱生活的大姐形象活在了傅东心身边,使得在原著中带有神秘气息的傅东心被影像化之后有了观众能够进入她内心的“入口”。两位艺术家的表演,如坚实的桥墩一般,将故事天衣无缝地引到了新时代,时间滚滚,碾过这些人,我们不会感到断裂。

迷你剧《平原上的摩西》在爱奇艺播出之后,热爱影视的人渐渐为之激动,最终意识到,我们正在见证又一部华语影像杰作的诞生。柏林国际电影节也将其纳入今年的“剧集单元”,这也是华语剧集首次入围国际三大电影节。虽然有一些小争议,但在此一举中以镜头为诗行,将此刻普通中国人生命力量大写于时间之上的作品面前,再去讨论它究竟是电影还是电视剧,究竟是悬疑类型片还是文艺作品,早就都不重要了。这部作品在美学上的自觉探索,在文化上的勇敢深入,使得它已站在世界影坛的前列。

迷你剧《平原上的摩西》是文学的胜利,也是影视的胜利,但最重要的,它是这种强健的文化自信的胜利。在我的朋友圈,张大磊和这部剧在被广泛且热烈地讨论着。我希望会有人看完这部作品,真诚地把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美学感知带入创作,在影视领域创造更多元与丰富的艺术生态。



赵嘉鸣指出,要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升创作的组织化程度,以良好的艺术创作环境生态为保障,与平台方、制作方和广大优秀艺术家一起,全力打造更多文艺精品力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作出上海的应有贡献。

总编剧龙平平介绍,《破晓东方》以解放上海、建设上海为基本素材,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夺取革命胜利的最后关头,如何“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导演高希希则在战略层、战术层、战事层三方面结构全剧。同时,高希希还谈到,在电视剧创作当中,不能仅仅对历史进行复制,还要通过对真实事件的深入挖掘、人物细节的艺术加工,尽可能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有机结合,既保证艺术性又让历史真实不单薄。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大主题,丰富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叙事格局和表现手法,成功塑造了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鲜明的艺术形象。《破晓东方》在辞旧迎新之际播出意义非凡,它鼓舞着人们以勇气、胆略和智慧闯过历史的激流险滩,迎接向阳而生的2023年。

(许莹)